

說岳全傳



說 岳 全 傳

全

中 華 書 局

出版說明

岳飛是南宋時代偉大的民族英雄，他堅持抗戰、遭受投降派的殺害。長期以來，人民歌頌他，不斷傳述關於他的故事，同時也編造出許多神話性質的故事。這些故事，起先在口頭流傳，後來就被編成各種“演義”出版。“說岳全傳”是後出的一種，它吸收以前各種岳飛演義的優點，又收集了許多有關岳飛的民間傳說，因此內容豐富、情節動人。它的文字通俗生動，塑造人物形象頗見成功，基本上是符合於歷史真實的。雖然貫徹在全書的宿命論的因果報應思想，給這部小說帶來了一定的損傷，但從總的方面來看，它仍是一部有積極意義的、充滿着愛國主義思想的優秀作品。現據 1870 年（同治庚午）木刻本校正標點。

說 岳 全 傳

錢 彩 著

*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海紹興路 7 号)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崇微路 2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17 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8 毫米 1/32·15 3/16 印張·522,000 字

(原古典文學版印 199,100 冊)

1958 年 12 月新 1 版

1962 年 7 月上海第 5 次印刷

印数：91,101—131,100 定价：(5) 1.28 元

統一書號：10018·117 55.11·原古典型

目

錄

第一回 天遣赤犧龍下界
泛洪濤虬王報怨
岳院君閉門課子
麒麟村小英雄結義
岳飛巧試九枝箭
瀝泉山岳飛廬墓
夢飛虎徐仁薦賢
岳飛完姻歸故土
元帥府岳鵬舉談兵
大相國寺閒聽評話
周三畏遵訓贈寶劍
奪狀元槍挑小梁王
昭豐鎮王貴染病
岳飛破賊酬知己
金兀朮興兵入寇
下假書哈迷蚩割鼻
梁夫人砲炸失兩狼
金兀朮冰凍渡黃河

佛謫金翅鳥降凡	一
撫孤寡員外施恩	二
周先生設帳授徒	三
瀝泉洞老蛇怪獻槍	四
李春慨締百年姻	五
亂草崗牛臯翦徑	六
索賄賂洪先革職	七
洪先糾盜劫行裝	八
招商店宗留守賜宴	九
小校場中私搶狀元	十
宗留守立誓取眞才	十一
反武場放走岳鵬舉	十二
牟駝崗宗澤端營	十三
施全翦徑遇良朋	十四
陸子敬設計禦敵	十五
破潞安陸節度盡忠	十六
張叔夜假降保河間	十七
張邦昌奸謀傾社稷	十八

第四十回	殺番兵岳雲保家屬	三四
第四十一回	鞏家莊岳雲聘婦	三〇
第四十二回	打碎免戰牌岳公子犯令	三五
第四十三回	送客將軍雙結義	三〇
第四十四回	梁夫人擊鼓戰金山	二九
第四十五回	掘通老鶴河兀朮逃生	二八
第四十六回	兀朮施恩養秦檜	二七
第四十七回	擒叛臣虎將勤王	二六
第四十八回	楊景夢傳殺手綱	二五
第四十九回	打酒饅福將遇神仙	二四
第五十回	伍尙志火牛衝敵陣	二三
第五十一回	嚴成方較錘結義	二二
第五十二回	岳元帥大破五方陣	二一
第五十三回	貶九成奏檜弄權	二〇
第五十四回	陸殿下一單身戰五將	一九
第五十五回	述往事王佐獻圖	一八
第五十六回	明邪正曹寧弑父	一七
第五十七回	射箭書潛避鐵浮陀	一六
第五十八回	大破金龍陣關鈴逞能	一五
第五十九回	詳惡夢禪師贈偈語	一四
第六十回	探囹圄張總兵死義	一三

第六十一回 東窗下夫妻設計
第六十二回 韓家莊岳雷逢義友
第六十三回 興風浪忠魂顯聖
第六十四回 諸葛夢裏授兵書

第六十五回 小兄弟偷祭岳王墳
第六十六回 牛公子直言觸父

第六十七回 趙王府莽漢闢新房
第六十八回 牛通智取盡南關

第六十九回 打擂臺同祭岳王墳
第七十回 靈隱寺進香瘋僧遊戲

第七十一回 苗王洞岳霖入贅
第七十二回 黑蠻龍提兵祭岳墳

第七十三回 胡夢蝶醉後吟詩遊地獄
第七十四回 救罪封功御祭岳王墳

第七十五回 萬人口張俊應誓
第七十六回 普風師寶珠打宋將

第七十七回 山獅駝兵阻界山
第七十八回 黑風珠四將喪命

第七十九回 施岑收服烏靈聖母
第八十回 表精忠墓頂加封

風波亭父子歸神

七寶鎮牛通關酒坊

投古井烈女殉身

歐陽獄中施巧計

呂巡檢貪賊鬧烏鎮

柴娘娘恩義待仇

問月庵兄弟雙配匹

岳霆途遇衆好漢

憤冤情哭訴潮神廟

衆安橋行刺義士捐軀

東南山何立見佛

秦丞相嚼舌歸陰府

金兀朮三曹對案再興兵

四九

勘奸定罪正法棲霞嶺

殺奸屬王彪報仇

諸葛錦火箭破駝龍

楊繼周力敵番將

白龍帶伍連遭擒

牛皋氣死完顏兀朮

證因果大鵬歸位

四七五

四七六

四七七

四七八

四七九

四八〇

四八一

四八二

四八三

四八四

四八五

四八六

四八七

四八八

四八九

四九〇

四九一

四九二

四九三

四九四

四九五

四九六

四九七

四九八

四九九

五〇〇

五〇一

五〇二

五〇三

五〇四

五〇五

五〇六

五〇七

五〇八

五〇九

五一〇

五一一

五一二

五一三

五一四

五一五

五一六

五一七

五一八

五一九

五二〇

五二一

五二二

五二三

五二四

五二五

五二六

五二七

五二八

五二九

五三〇

五三一

五三二

五三三

五三四

五三五

五三六

五三七

五三八

五三九

五四〇

五四一

五四二

五四三

五四四

五四五

五四五

五四六

五四七

五四八

五四九

五五〇

五五一

五五二

五五三

五五四

五五五

五五六

五五七

五五八

五五九

五六〇

五六一

五六二

五六三

五六四

五六五

五六六

五六七

五六八

五六九

五七〇

五七一

五七二

五七三

五七四

五七五

五七六

五七七

五七八

五七八

五八〇

五八一

五八二

五八三

五八四

五八五

五八六

五八七

五八八

五八九

五九〇

五九一

五九二

五九三

五九四

五九五

五九六

五九七

五九八

五九九

五九〇

五九一

五九二

五九三

五九四

五九五

五九六

五九七

五九八

五九九

五九〇

五九一

五九二

五九三

五九四

五九五

五九六

五九七

五九八

五九九

五九〇

五九一

五九二

五九三

五九四

五九五

五九六

五九七

五九八

五九九

五九〇

五九一

五九二

五九三

五九四

五九五

五九六

五九七

五九八

五九九

五九〇

五九一

五九二

五九三

五九四

五九五

五九六

五九七

五九八

五九九

五九〇

五九一

五九二

五九三

五九四

五九五

五九六

五九七

五九八

五九九

五九〇

五九一

五九二

五九三

五九四

五九五

五九六

五九七

五九八

五九九

五九〇

五九一

五九二

五九三

五九四

五九五

五九六

五九七

五九八

五九九

五九〇

五九一

五九二

五九三

五九四

五九五

五九六

五九七

五九八

五九九

五九〇

五九一

五九二

五九三

五九四

五九五

五九六

五九七

五九八

五九九

五九〇

五九一

五九二

五九三

五九四

五九五

五九六

五九七

五九八

五九九

五九〇

五九一

五九二

五九三

五九四

五九五

五九六

五九七

五九八

五九九

五九〇

五九一

五九二

五九三

五九四

五九五

五九六

五九七

五九八

五九九

五九〇

五九一

五九二

五九三

五九四

五九五

五九六

五九七

五九八

五九九

五九〇

五九一

五九二

五九三

五九四

五九五

五九六

五九七

五九八

五九九

五九〇

五九一

五九二

五九三

五九四

五九五

五九六

五九七

五九八

五

第一回 天遣赤鬚龍下界 佛謫金翅鳥降凡

右調『西江月』

三百餘年宋史，中間南北縱橫。閒將二帝事評論，忠義堪悲堪敬。

忠義炎天霜露，奸邪秋月癩蠅。忽榮忽辱總虛名，怎奈黃粱不醒！

詩曰：

五代干戈未肯休，黃袍加體始無憂。
那知南渡偏安主，不用忠良萬姓愁。

自古天運循環，有興有廢。在下這一首詩，卻引起一部南宋精忠武穆王盡忠報國的話頭。

且說那殘唐五代之時，朝梁暮晉，黎庶遭殃。其時西岳華山，有個處士陳搏，名喚希夷先生，是個道高德行仙人。一日，騎着驃兒，在天漢橋經過，擡頭看見五色祥雲，忽然大笑一聲，跌下驃來。衆人忙問其故。先生道：『好了，好了！莫道世間無真主，一胎生下二龍來。』列位，你道他爲何道此兩句？只因有一宦家，姓趙名宏殷，官拜司徒之職，夫人杜氏，在夾馬營中生下一子，名叫匡胤。乃是上界霹靂大仙下降，故此紅光異香，祥雲擁護。那匡胤長大來，英雄無比，一條桿棒，兩個拳頭，打成四百座軍州，創立三百餘年基業，國號大宋，建都汴梁。自從陳橋兵變，黃袍加體，卽位以來，稱爲見龍天子。傳位與弟匡義，所以說『一胎二龍』。自太祖開國至徽宗，共傳八帝，乃是：

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哲宗，神宗，徽宗。

這徽宗，乃是上界長眉大仙降世，酷好神仙，自稱爲道君皇帝。其時天下太平已久，真個是：馬放南山，刀槍入庫；五穀豐登，萬民樂業。有詩曰：

堯天舜日慶三多，鼓腹含哺遍地歌；
雨順風調民樂業，牧牛放馬棄干戈。

第一回 天遣赤鬚龍下界 佛謫金翅鳥降凡

閑言不道。且說西方極樂世界大雷音寺我佛如來，一日，端坐九品蓮台，旁列着四大菩薩、八大金剛、五百羅漢、三千偈官，乃是女士蝠，偶在蓮台之下聽講，一時忍不住，撒出一個臭屁來。我佛原是個大慈大悲之主，毫不在意。不道惱了佛頂上頭一位護法神祇，名爲大鵬金翅明王，眼射金光，背呈祥瑞，見那女士蝠污穢不潔，不覺大怒，展開雙翅，落下來，望着女士蝠頭上，這一嘴，就啄死了。那女士蝠一點靈光射出雷音寺，徑往東土認母投胎，在下界王門爲女，後來嫁與秦檜爲妻，殘害忠良，以報今日之仇。此是後話，按下不提。

且說佛爺將慧眼一觀，口稱：『善哉，善哉！原來有此一段因果！』即喚大鵬鳥近前，喝道：『你這孽畜！既歸我教，怎不皈依五戒，輒敢如此行兇！我這裏用你不着。今將你降落紅塵，償還冤債。直待功成行滿，方許你歸山，再成正果。』大鵬鳥遵了法旨，飛出雷音寺，徑來東土投胎。不表。

再說那陳搏老祖，一生好睡。他本是在睡中得道的神仙，世人不曉得，只說是『陳搏一忽困千年』。

那一日，老祖正睡在雲床之上，有兩個仙童，一個名喚清風，一個叫做明月。兩個無事，清風便對明月道：『賢弟，師父方才睡去，又不知幾時方醒，我和你往前山去游玩片時如何？』明月道：『使得。』

他二人就手攬着手，出洞門來，閒步尋歡。但見松徑清幽，竹陰逸趣。行到盤院石邊，猛見擺着一副殘棋。清風道：『賢弟，何人在此下棋，留到如今，你可記得嗎？』明月道：『小弟記得當年趙太祖去關西之時，在此地經過，被我師父將神風攝上山來下棋，贏了太祖二百兩銀子，逼他寫賣華山文契，卻是小青龍柴世宗、餓虎星鄭子明做中保。後來太祖登了基，我師父帶了文契下山，到京賀喜，求他免了錢糧。這盤棋就是他的殘局。』清風道：『賢弟，好記性，果然不差。今日無事，我請教你，對弈一盤何如？』明月道：『師兄有興，小弟即當奉陪。』

二人對面坐定，正待下手時，忽聽得半空中一聲響亮。二人急抬頭看時，只見那西北角上，黑氣漫天，將近東南，好生怕人。清風叫一聲：『師弟，不好了！想是天翻地覆了！』兩個慌慌張張，走到雲床前跪下，大叫道：『師父！不好了！快些醒來！要天翻地覆了！』

老祖正在夢酣之際，被那二人叫醒了，只得起來，一齊走出洞府，抬頭一看。老祖道：『原來是這個畜生，如此兇惡，也

難免這一切！」清風、明月道：「師父，這是什麼因果？弟子們迷心不悟，望師父指點。」老祖道：「你們兩個根淺行薄，那裏得知。也罷，說與你們聽聽罷。這段因果，只爲當今徽宗皇帝元旦郊天，那表章上原寫的是『玉皇大帝』，不道將『玉』字上一點，點在『大』字上去，卻不是『王皇大帝』了？」玉帝看了大怒道：「『玉皇』可恕，『大帝』難饒！」遂命赤鰲龍下界，降生於北地女真國黃龍府內，使他後來侵犯中原，攬亂宋室江山，使萬民受兵革之災，豈不可憐！」二童道：「師父，今日就是這赤鰲龍下界麼？」老祖道：「非也。此乃我佛如來恐赤鰲龍無人降伏，故遣大鵬鳥下界，保全宋室江山，以滿十八帝年數。你看，這孽畜將近飛來。你兩個看好洞門，待我去看他降生何處。」就把雙足一登，駕起祥雲，看那大鵬一氣飛到黃河邊。

這黃河，有名的叫做『九曲黃河』，環繞九千里闊。當初東晉時，許真君爺斬蛟，那蛟精變作秀才，改名愼郎，入贅在長沙賈刺史家，被真君擒住，鎖在江西城南井中鐵樹上，餽了他妻賈氏，已後往烏龍山出家。所生三子，真君已斬了兩個，其第三子逃入黃河岸邊虎牙灘下，後來修行得道，名爲『鐵背虬王』。這一日，變做個白衣秀士，聚集了些蝦兵蟹將，在那山崖前排陣玩耍，恰遇着這大鵬飛到。

那大鵬這雙神眼認得是個妖精，一翅落將下來，望着老龍，這一嘴，正啄着左眼，霎時，眼睛突出，滿面流血，叫一聲『呵呵呀』，滾下黃河深底藏躲。那些水族連忙跳入水中去躲。卻有一個不識時務的團魚精，仗着有些氣力，舞着雙叉，大叫道：「何方妖怪，擅敢行兇！」叫聲未絕，早被大鵬一嘴啄得四脚朝天，嗚呼哀哉，一靈不滅，直飛至東土投胎，後來就是万俟高，鍛鍊岳爺冤獄，屈死風波亭上，以報此仇。這也是後話。

當時老祖看得明白，點頭嘆道：「這孽畜落了劫，尚且行兇，這冤冤相報，何日得了！」一面嗟嘆，一面駕着雲頭，跟着大鵬。那大鵬飛到河南相州一家屋脊上立定，再看時就不見了。當時老祖也就落下雲頭，搖身一變，變做一個年老道人，手持一根柺杖，前來訪問。

卻說那個人家，姓岳，名和；安人姚氏，年已四十，纔生下這一個兒子。丫鬟出來報喜。這員外年將半百，生了兒子，自然快活，忙忙的向家堂神廟點燭燒香，忙個不了。不道這陳搏老祖變了個道人，搖搖擺擺，來到莊門首，向着那個老門公打個稽首道：「貧道腹中飢餓，特來抄化一齋，望乞方便。」那個老門公把頭搖一搖說道：「師父，你來得不湊巧！我家員外極

肯做好事，往常時，不要說師父一個，就是十位二十位，俱肯齋的。只因年已半百，沒有公子，去年在南海普陀去進香求嗣，果然菩薩靈驗，安人回來，就得了孕。今日生下了一位小官人，家裏忙忙碌碌，況且廚下不潔淨。不便，不便，你再往別家去罷。」老祖道：「貧道遠方到此，或者有緣，你只與我進去說一聲，允與不允，就完了齋公的好意了。」門公道：「也罷。老師父且請坐一坐，待我進去與員外說一聲看。」說罷，就走到裏邊。叫一聲：「員外，外邊有一個道人，要求員外一齋。」岳和道：「你是有年紀的人，怎不曉事？今日家中生了小官人，忙忙碌碌，況且是暗房。那道人是個修經念佛的人，我齋他不打緊，他回到那佛地上去，我與孩兒兩個身上，豈不反招罪過麼？」

門公回身出來，照依員外的話，對老祖說了。老祖道：「今日有緣到此，相煩再進去稟覆一聲，說『有福是你享，有罪是貧道當』便了。」門公只得又進來稟。員外道：「非是我不肯齋他，實是不便，卻怎麼處？」門公道：「員外，這也怪他不得，荒村野地，又無飯店，叫他何處投奔？」常言道：「出錢不坐罪。」員外齋他是好意，豈反有罪過之理？」岳和想了一想，點頭道：「這也講得有理。你去請他進來。」門公答應一聲，走將出來，叫聲：「師父，虧我說了多少幫襯的話，員外方肯請師父到裏邊去。」老祖道：「難得，難得！」一面說，一面走到中堂。

岳和擡頭一看，見這道人，鶴髮童顏，骨格清奇，連忙下階迎接。到廳上見了禮，分賓主坐下。岳和開言道：「師父，非是弟子推托，只因寒荆產了一子，恐不潔淨觸污了師父。」老祖道：「一積善雖無人見，存心自有天知。」請問員外貴姓大名？」岳和道：「弟子姓岳，名和，祖居在此相州湯陰縣該管地方。這裏本是孝弟里永和鄉，因弟子薄薄有些家私，耕種幾畝田產，故此人都稱我這裏爲岳家莊。不敢動問老師法號，在何處焚修？」老祖道：「貧道法號希夷，雲遊四海，到處爲家。今日偶然來到貴莊，正值員外生了公子，豈不是有緣？但不知員外可肯把令郎抱出來，待貧道看看令郎可有什麼關煞？待貧道與他禳解禳解。」員外道：「這個使不得！那污穢觸了三光，不獨老夫，就是師父也難免罪過。」老祖道：「不妨事。只要擎一把雨傘擰了出來，就不能污觸天地，兼且神鬼皆驚。」員外道：「既如此，老師父請坐，待老夫進去與老荊相商。」說罷，就轉身到裏邊來，吩咐家人收拾潔淨素齋，然後進臥房來，見了安人，問道：「身子安否？」安人道：「感謝天地神明，祖宗護佑，妾身甚是平安。員外你看看小孩子，生得好麼？」岳和看了，就抱在懷中，十分歡喜，便對安人道：「外邊有個道人，進門化齋，他說：『修行多年，會得禳解之法。』要看看孩兒，若有關煞，好與他解除消災。」院君道：「纔生下的小廝，恐血

光汚觸了神明，甚不穩便。」員外道：「我也如此說。那道人傳與我一個法兒，叫將雨傘擋了，遮身出去，便不妨事，兼且諸邪遠避。」院君道：「既如此，員外好生抱了出去，不要驚了他。」

員外應聲「曉得」，就雙手捧定，叫小廝擎一把雨傘擋開，遮了頭上，抱將出來，到了堂前立定。道人看了，讚不絕口道：「好個令郎！可曾取名字否？」員外道：「小兒今日初生，尚未取名。」老祖道：「貧道斗膽，替令郎取個名字如何？」員外道：「老師肯賜名，極妙的了！」老祖道：「我看令郎相貌魁梧，長大來，必然前程萬里，遠舉高飛，就取個「飛」字爲名，表字「鵬舉」。何如？」員外聽了，心中大喜，再三稱謝。老祖道：「這裏有風，抱了令郎進去罷。」員外應聲道：「是。」便把兒子照舊抱進房來睡好，將道人取的名字，細細說與院君知道。那院君也十分歡喜。

員外復到中堂，款待道人。那老祖道：「有一事告稟員外，貧道方纔有一道友同來，卻往前村化齋去，貧道卻走這裏來，約定「若有施主，邀來同享」。今蒙員外盛席，意欲去相邀這道友同來領情，不知尊意允否？」員外道：「這是極使得的。但不知這位師父卻在何處？待弟子去請來便了。」老祖道：「出家人行蹤無定，待貧道自去尋來。」遂移步出廳，只見那天井內，有兩件東西，老祖連聲道好！

不因老祖見了這兩件東西，有分教：相州城內，遭一番洪水波濤；內黃縣中，聚幾個英雄好漢。正是：

萬事皆由天數定，一生都是命安排。

畢竟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泛洪濤虬王報怨 撫孤寡員外施恩

詩曰：波浪洪濤滾滾來，無辜百姓受飛災。

冤冤相報何時了，從今結下禍殃胎。

常言道：「冤家宜解不宜結。」那人來惹我，尙然要忍耐，讓他幾分，免了多少是非，何況那蛟精，在真君劍下逃出命來，躲在這黃河岸邊，修行了八百幾十年，才掙得個『鐵背虬龍』的名號，滿望有日功成行滿，那裏想到被這大鵬鳥驀地一嘴，把這左眼啄瞎！這口氣如何出得？所以後來弄出許多事來。此雖是大數，也是這大鵬結下的冤仇。

那陳搏老祖預知此事，又恐怕那大鵬脫了根基，故此與他取了名字，遺授玄機。當時同岳員外走出廳來，見天井內有兩隻大花缸，排列在階下，原是員外新近買來，要養金魚的，尙未貯水。老祖假意道：『好一對花缸！』將那柺杖在缸內畫上靈符，口中默默念咒，演法端正，然後出門。岳和在後相送到大門首。老祖道：『我們出家人，不打詭語的。倘若到前村，有了施主，貧道就不來了。』岳和道：『不要這等說。師父到前村，尋見了令道友，就同到小莊，齋供幾日，方稱我意。』老祖道：『多謝！但有一事，三日之內，若令郎平安，不消說得；但若有甚驚恐，可叫安人抱了令郎，坐在左首那隻大花缸內，方保得性命。切記吾言，決不要忘了！』岳和連聲道：『領命，領命。師父務必尋着道友同來，免得弟子懸候。』那老祖告別，員外送出莊門，飄然回山而去。

且說那岳和歡喜，到了第三日，家內掛紅結綵，親眷朋友都來慶賀三朝。見過了禮，員外設席款待。衆人齊道：『老來得子，真是天來大的喜事！老哥可進去與老嫂說聲，抱出來與我們看看也好。』岳和滿口應承，走到房中，與安人說了，仍舊叫小廝撐了一把傘，抱出廳上來，與衆人看。衆人見小官人生得頂高額闊，鼻直口方，個個稱讚。

不道有個後生冒失走到面前，捏着小官人手，輕輕的擡了一擡，說道：『果然好個小官人！』話聲未絕，只見那小官人怪哭起來。那後生着了忙，便對岳和道：『想是令郎要吃奶了，快些抱進去罷。』岳和慌慌張張，抱了進去。這班親友，俱各埋怨這位後生道：『員外年將半百，方得此子，乃是掌上明珠，這粉嫩的手，怎的冒裏冒失，捏他一把！如今哭將起來，

使他一家不安，我等也覺沒趣。」又向着一個老家人問道：「小官人安穩了麼？」那家人答道：「小官人只是哭，連奶也不要吃。」衆人齊聲道：「這便怎麼處！」一面說，臉上好生沒趣，淡淡的走開，回去的回去，一霎時多散了。

那岳員外在房中，見兒子啼哭不止，沒法處治，安人埋怨不絕。岳員外忽然想起，前日那個道人，曾說我兒『三日內倘有甚驚恐，卻叫安人抱出去，坐在花缸內，方保無事』的話，對安人說了。安人正在沒做理會處，便道：「既如此，快抱出去便了。」說罷，把衣裳穿好，叫丫鬟擎條絨氈，鋪在花缸之內。姚氏安人抱了岳飛，方纔坐定在缸內，只聽得天崩的一聲響亮，頓時地裂，滔滔洪水，漫將起來，把個岳家莊變成大海，一村人民俱隨水漂流。

列位，你道這水因何而起？乃是黃河中的鐵背虬龍要報前日一啄之仇，打聽得大鵬投生在此，卻率了一班水族兵將，興此波濤，枉害了一村人性命，卻是犯了天條。玉帝命下，着屠龍力士在剛龍台上吃了一刀。這虬精一靈不忿，就在東土投胎，後來就是秦檜，運用十二道金牌，將岳爺召回，在風波亭上謀害，以報此仇。

後話不表。且說這岳飛幸虧陳摶老祖預備花缸，不能傷命，這岳和扳着花缸，姚氏安人在缸內大哭道：「這事怎處！」岳和叫聲：「安人！此乃天數難逃！我將此子託付於你，仗你保全岳氏一點血脈，我雖葬魚腹，亦得瞑目！」說還未了，手略一鬆，泊的一聲，隨水漂流，不知去向了。

那安人坐在缸中，隨着水勢，直淌到河北大名府內黃縣方住。那縣離城三十里，有一村，名喚麒麟村。村中有個富戶，姓王，名明，安人何氏，夫婦同庚五十歲。王明一日清早起來，坐在廳上，叫家人王安過來道：「王安，你可進城去，請一個算命先生來。我在此等着。」王安道：「我請了一個有眼睛的來，還好，倘若請了個沒眼睛的先生，此去來往約有六十里，員外那裏等得？不知員外要請這算命的何用？」王明道：「我夜來得了一個夢，要請他來圓夢。」王安道：「若說算命，小的不會，若是圓夢，小人是極在行的。只是有三不圓。」王明道：「怎麼有『三不圓』？」王安道：「初更二更的夢不圓；四更五更的夢不圓；記得夢頭忘了夢尾不圓。要在三更做的夢，又要記得清楚，方圓得有準。」王明道：「我正是三更做的夢，夢見空中火起，火光沖天，把我驚醒。不知主何吉凶？」王安道：「恭喜員外，火起必遇貴人。」王明大怒，罵道：「你這狗才，那裏會圓什麼夢！明明怕走路，卻將這些胡言來哄我！」王安道：「小人怎敢。那日跟員外到縣裏去完錢糧，在書坊門首經過，買了一本『解夢全書』。員外若不信，待小人取來與員外看。」王明道：「拿來我看。」王安答應一聲，進房去拿了一本夢書，尋出

這一行，送與員外看。員外接來一看，果有此說，心中暗想：『此地村莊地面，有何貴人相遇？』正在半疑半信，忽聽得門外震天的喧嚷。員外吃了一驚，便叫：『王安，快到莊前去看來！』王安答應不及，飛一般趕將出來，看得明白，慌忙報與員外道：『不知那裏水發，水口邊淌着許多傢伙物件。那些村裏人，都去搶奪，故此喧喧嚷嚷。』員外聽了這話，即同了王安，走出莊來觀看，一步步行到水口邊，只見那些衆鄰舍亂搶物件。那些村裏人，都去搶奪，故此喧喧嚷嚷。』員外聽了這話，即同了王安，走出莊來

着翎翅，好像涼棚一般的蓋在半空。王安指道：『員外請看，那邊這些鷹鳥，好不奇異麼？』員外擡頭觀看，果然奇異。不一時，看看流到岸邊來，卻是一隻花缸，花缸內一個婦人，抱着一個小廝。那衆人只顧搶那箱籠物件，那裏還肯來救人。只王安走上前趕散了鷹鳥，叫道：『員外，這不是貴人？』員外走近一看，便叫王安：『一個半老婦人，怎麼說是貴人？』王安道：『他懷中抱着個孩子，漂流不死。古人云：「大難不死，必有厚祿。」況兼這些鷹鳥護佑着他，長大來，必定做官。豈不是個貴人？』王明暗想：『不知何處漂流到此？』向花缸內問道：『這位安人住居何處？姓甚名誰？』連問了數次，全不答應。員外道：『敢是耳聾的麼？』卻不知這安人，生產纔得三日，人是虛的；又遭此大難，在水面上團團轉轉，自然頭暈眼昏，故此問而不答。

那王安道：『待小人去問來。』即忙走到缸邊喊道：『這位奶奶的耳朵可是聾的？我家員外在此問你是何方人氏？怎麼坐在缸內？』姚氏安人聽得有人叫喚，方纔擡起頭來一看，眼淚汪汪，說道：『這裏莫不是陰司地府麼？』王安道：『這個奶奶，好笑！好好的人，怎麼說是陰司地府起來！』

王員外方曉得他是坐在缸內昏迷不醒，不是耳聾，忙叫王安，向近村人家，討了一碗熱湯，與他吃了，便道：『安人，我這裏是河北大名府，內黃縣，麒麟村。不知安人住居何處？』安人聽了，不覺悲悲咽咽的道：『妾身乃相州湯陰縣，孝弟里，永和鄉，岳家莊人氏，因遭洪水泛漲，妾夫被水漂流，不知死活，人口田產，盡行漂沒。妾身命不該絕，抱着小兒坐在缸內，淌到此地來。』說罷，就放聲大哭。員外對王安道：『許遠路途，一直淌到這裏，好生怕人！』王安道：『員外做些好事，救他母子兩個，留在家中，做些生活，也是好的。』員外點頭道：『說得有理。』便對安人道：『老漢姓王，名明，舍下就在前面。安人若肯，到舍下暫且住下，待我着人前去探聽得安人家下平定，再差人送安人回去，夫妻父子完聚。不知安人意下如何？』安人道：『多謝恩公！若肯收留我母子二人，真乃是重生父母。』員外道：『好說。』叫王安扶了安人出缸，對着那些鄉裏人

說道：「這個你們都要搶了去？」衆人笑着員外是個獸子，東西不搶，反收留了兩個吃飯的回去。

王安先去報知院君。這裏姚氏安人慢慢的行到莊門前。王院君早已出莊迎接。安人進內，見過了禮，訴說一番夫婦分離之苦。院君與丫鬟等，聽了亦覺傷心。當日院君吩咐婦女們打掃東首空房，安頓岳家安人住下。那安人做人一團和氣，上下衆人，無不尊敬。王員外又差人往湯陰縣探聽，水勢已平復，岳家人口並無下落。岳安人聽了，放聲大哭。王院君再三勸解，方纔收淚。自此二人情同姊妹一般。一日閒話中間，說起員外無子，岳安人道：「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這樣大家財被別人得了，豈不可惜？不如納一偏房，倘或生下一男半女，也不絕了王門一脈。那個王院君，本來有些醋意，卻被岳安人勸轉，卽着媒人，討了一妾與王員外。到了第二年，果然生下一子，取名王貴。王員外十分感激那岳安人。

不覺光陰易過，日月如梭，這岳飛看看長成七歲；那王貴已是六歲了。王員外請個訓蒙先生到家，教他兩個讀書識字。那村中有個湯員外，一個張員外，俱是王員外的好友，各將兒子湯懷、張顯送來讀書。那岳飛還肯用心，這三個小頑皮，非惟不肯讀書，終日在學堂裏舞棒弄拳，先生略略的責罰幾句，不獨不服管，反把先生的鬍子幾乎擣得精光。那先生欲待認真，又俱是獨養兒子，父母愛惜，奈何他不得，只得辭館回去。一連幾個，俱是如此。王明也沒奈何，因此對岳安人道：「令郎年已長成，在此不便，門外有幾間空房，動用傢伙，俱有在內。不若安人往那邊居住，日月薪水，我自差人送來。不知安人意下如何？」岳安人道：「多蒙員外、院君，救我母子，大恩未報；又蒙員外費心，我母子在外居住，倒也相安。」王員外即去備辦了許多柴米油鹽，傢伙動用之物。岳安人卽取通書，揀定了吉日，搬移出去另住，日逐與鄰舍人家做些針黹，趁幾分銀錢添補，倒也有些積贋。一日，對岳飛道：「你今年七歲，也不小了，天天頑耍，也不是個了局。我已備下一個柴扒、一只筐籃在此，你明日去扒些柴回來也好。就是員外見了，也見得我娘兒兩個，做人勤謹。」岳飛道：「謹依母命，明日孩兒就去打柴便了。」當夜無話。

到了次日早起，岳安人收拾早飯，叫岳飛吃了。岳飛就拿了筐籃柴扒出去，叫聲：「母親，孩兒不在家中，可關上了門罷。」好一個賢惠安人，果然是「夫死從子」，答應一聲，關門進去，嚎啕痛哭道：「若是他父親在日，這樣小小年紀，必然請個先生教他讀書，如今卻教他去打柴！」正是千悲萬苦心俱碎，腸斷魂銷膽亦飛。

畢竟岳飛入山打柴，又做出甚麼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岳院君閉門課子 周先生設帳授徒

詩曰：

洪水漂流患難遭，堪嗟幼子困蓬蒿。

終宵紡績供家食，教子思夫淚暗抛。

且說這岳飛出了門，一時應承了母親，出來打柴，卻未知往何處去方有柴。一面想，一頭望着一座土山走來。立住腳，四面一望，並無一根柴草。一步步直走到山頂上，四下並無人跡。再爬至第二山後一望，只見七八個小廝成團打塊的在荒草地下頑耍。內中有兩個卻是王員外左邊鄰舍的兒子：一個張小乙，一個李小二。認得是岳飛，叫一聲：『岳家兄弟！你來做甚事？』岳飛道：『我奉母親之命，來扒些柴草。』衆小童齊聲道：『你來得好。且不要扒柴，同我們堆羅漢耍子。』岳飛道：『我奉母命，叫我打柴，沒有功夫同你們頑耍。』那些小廝道：『動不動什麼『母命』！你若不肯陪我們頑，就打你這狗頭！』岳飛道：『你們休要取笑，我岳飛也不是怕人的！』張乙道：『誰與你取笑！』李二接口道：『你不怕人，難道我們倒怕了你不成？』王三道：『不要與他講！』就上前一拳。趙四就跟上來一脚。七八個小廝就一齊上前打攢。卻被岳飛兩手一拉，推倒三四個了，趁空脫身便走。衆小廝道：『你走！你走！』口裏雖是這等說，卻見岳飛厲害，不敢追來。有幾個反趕到岳家來哭哭啼啼，告訴岳安人，說是岳飛打了他。岳安人把幾句好話安頓了他回去。

那岳飛打脫了衆小廝，卻往山後折了些枯枝，裝滿一籃，天色已晚，提了那筐籃，慢慢的走回家來。走進門，放下柴籃，到裏邊去吃飯。岳安人看見籃內俱是枯枝，便對岳飛道：『我叫你去扒些亂柴草，反與小廝們廝打，惹得人上門上戶；況且這枯枝乃是人家花木，倘被山主看見了，豈不被他們責打？况爬上樹去，倘然跌將下來，有些差池，叫做娘的倚靠何人？』岳飛連忙跪下告道：『母親且免愁煩，孩兒明日不取枯枝便了。』岳安人道：『你且起來。如今不要你去扒柴了。我向來在員外裏邊，取得這幾部書留下。明日待我教你讀書。』岳飛道：『謹依母命便了。』當夜無話。

到了明日，岳安人將書展開，教岳飛讀。那經得岳飛資質聰明，一教便讀，一讀便熟。過了數日，岳安人叫聲：『我兒，